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四

嘉言

（儒）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必有忍其乃有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不忍。則亂大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不鬪辯則無暴亂之禍矣。○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和惠謙恭。享有多福。○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惟能忍窮。故得免禍。○謙虛沖損。可以免害。○愚勝智。拙勝巧。訥勝辯。如此者全身。昧此者蹈禍。○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忍則百惡消滅。謹則萬禍不侵。○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競。○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

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無愧于口
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
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
○忠正無邪。神明所祐。○慈祥而寛厚謙遜。而靜慈生焉。而心體安浚焉
而子孫大。○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天聽寂無音。蒼
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釋)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能止。唯忍能止諍。是法最尊貴。○能行忍者乃可
名為有力大人。○忍辱第一道。○忍者無惡。必為人尊。○為人端正。從忍
辱中來。○忍辱是安樂行。○忍不可忍。是乃聖教。○心不可縱。意不可逞。
若能抑忍。則煩惱可除。○忍之為德。持戒善行所不能及。○我見被人謾。
一似園中韭。日日被人傷。天生還自有。○嗔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
菩提道。忍辱護真心。○見怒能忍。是為梵行。○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
無喧。○忍苦受辱。令成法身。○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
此也。害氣重殃。反在于彼。○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來。

○忍是心之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爲剛。○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忍一時之氣。免千日之憂。○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臨機與對境。妙在先見明。○心不負人。面無慚色。○至誠不欺得好名譽。○雖處私室。如臨至尊。○常當自防護。以義內省察。○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遠離諂曲。質直無僞。○身心寂靜。無諂無曲。

(道)受辱不怨。受寵若驚。○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柔弱保身。可以長久。○信巳何求。非巳何憎。德行由巳。非譽由人。○忍者身之寶。愼勿與人爭。一切諸魔來。吾以忍坐勝。一切諸眞人。皆以忍辱故。○夫惟不爭。故無尤。○善者君子之所本。百行之所長。萬福之所往來。○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氣。長生於我。○柔弱護身之本。剛强惹禍之由。○不履邪逕。不欺暗室。○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附耳之語。流聞千里。○塊然保眞。抱德推誠。○念眞心不退。忠信不妄言。○貌不羨乎情。言不溢乎行。○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君子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

不食言。○行善不為名。而名從之。○出處語默。天地皆知。惟正可守。心不可欺。○潔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操脩於明。行悖於幽。人不知。則鬼神知之。○直道而行。無偏無黨。是曰善人。所當崇奬。○若欲不知。除非不為。○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人可欺。天不可欺。人可瞞。天不可瞞。

感應

宋淳熙十年。南康建昌縣旱。民告於軍司户張玘。子温受牒檢視甘泉鄉人李氏名田數百畝皆成熟。不肯陳詞。閭社交徧責之。謂其立異。李曰。投訴當以實。我家田不旱。豈欺天欺人且自欺乎。必不可。衆人惡曰。今一鄉稱旱而君獨否。官司必以他人為妄。是獨善其身而貽害於百室也。李猶持前說於是唱率惡少。夜拋磚石擊其扉及屋瓦。呼譟徹旦。固未逞志。遂公肆言恐之曰。先焚爾廬。次戕爾族。事到有司。不過推一人償命耳。李不獲已。亦隨衆自列。得以分數蠲租為錢六萬。既而悔之曰。禾穀不損而強我如此。何以俯仰於天地間。顧已不可奈何。乃邀道士數輩。用所免之錢。

建醮遨以謝過。亦不以無名之財自潤也。明年秋。此鄉復旱。無毫釐之收。唯李田高下皆獲豐稔。

宋韋行式採訪西川。其姪子威侍行。有老兵丁約。自侍左右。子威覺其不凡。方欲詰問。約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審察。今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餘兩塵耳。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塵即世劫也。

唐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間則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遣人護子。建章竟得將命而返。於是棄官學道。遂獲登真。

宋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為成都某氏館賓。家有小婦。少而美。詣學舍調客。試其所守。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舉皆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為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全蜀類試。希仲乃為第一

人。

宋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於臙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晡。山主家婦縈然倚户顧客。慇渠發勞苦之語。繼而獨身来前曰。竊慕上客高誼。願申困苦之情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為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其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妾貧無以歸。不能忍饑寒。願依於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感謝而去。費至京。他日過其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已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者。是以来。翁蹶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失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為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即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為巴東守。

宋林述中博士嘗言有一郡鼓角樓纔三更時。即有鬼掩其鼓。擊之不鳴。兵級屢以失更見治。甚苦。及往見一禪師求禳之之術。師曰。汝候其来。則

遽執之。級曰。執恐不獲。師曰。但禁氣勿言。級如所諭。夜果得鬼。天欲將曉。鬼乃哀告兵級。吾於太守暨諸僚屬。並無所畏。其所畏者獨二人。一某寺禪師。一某處黃二叔。汝可赦吾。不復來矣。某寺禪師即兵級所訪者。素有道德。人皆欽仰。黃二叔者。未知何等人。明日聞於太守。召而詰之。乃一老圃。鬻菜為業。凡三十年。菜之老嫩。束之大小。持心不二。然老圃於物不欺。有所寸長。尚使鬼神欽畏如此。而況世之君子。有大過人者乎。

昔阿難邠坻。在兒連山下居。大富珍寶。四遠賈客舉貸乞匃者。往無不得。時有五百賈客。行海船壞。珍寶皆沒。死者不少。或依板得活。咸詣阿難邠坻。主人設食汲井。得寶篋籠。各有題疏其姓字。估客食訖。皆悲。主人問故。荅言。我等伴侶五百人。共行海中。舩舶覆沒。死者不少。挾持小板。劣得生活。亡失珍寶。悲念伴侶耳。屬覩井中所得寶篋。皆是我許。不知那爾。主人言。卿曹行治生賈販。若至心者不失也。但不至心故失耳。我從無數劫以來。未嘗不至心。初不欺侵。諸失寶者皆趣我井。卿各案姓字取去。

昔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已捧鄉書。家極貧。閉户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

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慙而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皆登第。

昔羼提（羼提華言忍辱也）仙人。在大林中。修忍行慈。時迦利王。將婇女入林。遊戲飲食。既訖。王小睡息。諸婇女輩。採花林間。見此仙人。加敬禮拜。在一面立。仙人爾時為諸婇女讚說慈忍。其言美妙。聽者無厭。久而不去。迦利王覺不見婇女。拔劒追蹤。見在仙人前立。嬌妬隆盛。瞋目奮劒。而問仙人。汝作何物。仙人答言。我今在此修忍行慈。王言。我今試汝。當以利劒截汝耳鼻。斬汝手足。若不瞋者。知汝修忍。仙人言。任意。王即拔劒。截其耳鼻。斬其手足。而問之言。汝心動不。答言。我心修行慈忍。不動。王言。汝一身在此。無有勢力。雖口言不動。誰當信者。是時仙人即作誓言。若我實修慈忍。血當為乳。即時血變為乳。王大驚喜。將諸女去。是時林中龍神。為此仙人雷電霹靂。王被毒害。沒不還宮。

昔有比丘。乞食至珠師門。時珠師為王穿大摩尼寶珠。放珠入屋。取食以施。有鵝見珠光㸐。於是吞而食之。師持食出。覓珠不見。以為比丘偷之。拘

遏追索比丘恐被殺鵝取珠隱忍不敢以告甘受鞭箠耳眼口鼻並皆流血是時彼鵝來趍食血珠師嗔怒打鵝即死比丘見鵝已死涕泣不樂珠師聞之問比丘言汝何愁惱如是比丘答曰菩薩往昔捨身以救鴿我亦作是意捨身以代鵝由汝殺鵝故心願不滿是比丘具說上因珠師剖鵝得珠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禮拜懺悔

嘉言

(儒)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禮之用和為貴○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仁親以為寶○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信以守禮禮以庇身○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敬賢者存慢賢者亡○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

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愛人者必有天報。○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争也。恢恢乎如天地之色萬物。○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執禮者常安而終吉。無禮者常危而招禍。

【釋】樹立僧寶為良福田。令興福力。得出生死。○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若長若幼。皆須深敬。○僧者出三界之福田。具有戒體。戒為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供養。○常應親善人。遠離於惡友。以近善人故能捨諸惡業。○士有信行為聖所譽。○若人漸解懺悔。来近知識。水澄穢除。即自見道。

【道】學道由丹心。奉師如至親。○供養法師。令人世為君子。賢孝高才。門族昌盛。○供養諸道德。所生無艱難。○供養好道德。齋戒見真王。靖念心不懈。七祖昇天堂。○貧窮好道。常念施惠。○積諸善功。供養法師。○宗奉師

寶與道結緣。世世不絕。皆由先身積行所致

感應

唐張武者。始為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為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吾廬中。可乎。僧欣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嘆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為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徤如故。

昔有一男子。於正法出家。能為給事。所至寺諸比丘等。令其給事。後轉疲極。自思惟言。誰能為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優波笈多。(華言大護)是佛所說。能於後弟子中最為第一。即為作禮合掌。言大德大作佛事。為我說法優波笈多言。能隨我教。當為說法。答曰能。乃曰那哆婆多寺衆僧。汝更給

事問曰。衆僧有幾。答曰有一萬八千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時彼比丘。即為一切衆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修道業。時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摩偷羅國。有一長者朝出相逢。長者念言。我未曾見而今見之。頭面禮足。問言大德。所從遠近。有何事來。答言。從東國來。至優波笈多處。為欲聞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為僧給事。我今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者。長者曰。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代汝給事。衆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我悉給與。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供養衆僧。三月安居。時比丘思惟所依功德。得阿羅漢果。

晉長安有釋曇始者。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太元之末。賫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以立規戒。義熙初。復還關中。開道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泥。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華言無諍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茲事之。

昔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

老比丘。沙至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賤。時彼女人齋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獨敷一座。閉目靜嘿。時老比丘。自知闇鈍。不知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果。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已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慚恥。復棄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具論上恩。蒙得道果。故賫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剋責。即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昔維衛佛。衛從諸比丘六萬二千。初從山出。還父王國。國王於城外割地立屋。處諸比丘。有比丘語左右家。欲倩作屋。男子不許。其家老母。手自為之屋。得成。十指皆穿。比丘坐中定。一夜入火光三昧。舍現大火。母遙望見。念我作屋。尋便已燒。何薄福乎。母入屋故在。但於火光中見比丘。甚大歡喜。壽終生天。釋迦成佛。天命未盡。來下白佛。明日飯佛及聖衆。默然受之。波斯匿王。又遣請佛。佛曰。已受天請。王曰。未嘗見天人下施。何緣有此。明日遣人候之。不見施辦。乃至日中。亦復寂然。王勅備餚饌若無人為。吾當

供之。日中天至。了不賫食。但將諸天玉女。鼓諸音樂。禮佛而往。白曰時到。即舉手巾。衆事自然皆辦。行水既訖。更舉手出厨。百味甘露在地。手自斟酌。衆會皆足。王見驚欣。澡畢白佛。不審此天宿有何福。手出百味。福德乃爾。佛為王說。前世手為比丘作屋。從是生天。九十一劫。手出衆物。福尚未終。

昔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佛弟子。姓大龜氏）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慈。福於衆生。捨諸豪富。而從貧乞。欲分衛光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糞聚。以為巖窟。羸劣疾病。常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使於巖窟施小籬柵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知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呪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開倡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逆啓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僂體。籬上授與。

迦葉受之。尊曰呪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貪去着餘處飲。毋則不信。

謂吾棄之。即於毋前飲訖。盪鉢還着囊中。於是老母。特復真信。迦葉自念。

當現神通。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廣現神變。時母人見此踊躍。一

心常跪。遥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啓迦葉。願以微福。得

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見。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

動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耀天宮。帝釋驚怪。何人福德感

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

昔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為崔炑本家客。稟性慈仁。行見鳥獸當道。避不欲

驚。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而炑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

炑本家游。以觀試之。炑本不覺是仙人也。久而轉怠。炑本在內。方作美食。

二仙復來。問安世曰。炑本在乎。答曰在耳。因入白炑本。炑本欲出。其妻引

而止之曰。餓書生輩。復來求口腹也。勿聽。於是炑本使安世告言不在。二

人曰。汝向言在。却言不在。何也。答曰。叔本家叱我云爾。二人善其以實。乃

相謂曰。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吾二人。而敢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

問安世曰汝好游戲乎荅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曰好道二仙曰汝常曰好道然無緣知之既而曰審汝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而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道邊呼之曰安世来何晚也荅曰早來不見君耳二人曰我端然在汝邊耳如此者三而安世輒早至二人知其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誡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一室安世承誡二人常往来其處然本聞安世處有人語聲往輒不見然本問適聞人語今不見何也荅曰我獨語耳然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自知失賢乃自悔曰吾慢賢而失之彼誠確而得之也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為師矣乃叛去白髮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為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然本然本後亦得仙矣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佛法妻吴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随有来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箄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

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清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禮拜。昔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普子含。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

昔時有一比丘。名波拘盧。從座而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拘夷那竭國。為長者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經。聞法歡喜。持一藥果。名訶梨勒（華言天主持來此翻為藥功用至多）奉上衆僧。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端正雄傑。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餘福值佛。光導癡冥。授我法藥。逮得應真。力能移山。慧能消惡。善哉福報。為真諦矣。

宋齊安郡有跛男子。其妻病傴僂。恒念其疾。夙因所致。每遇僧伽道士。深加禮敬。愈久愈虔。畜植來生福果。忽有舊識道人過宿。問曰。汝皆欲愈疾乎。曰。固所望也。曰。吾有善藥。因各與五九。遂失道者所在。服之皆愈。

昔房建居含山郡。尚奇好道。敬禮道士。受六甲符及九章真籙。積二十年後。游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為建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

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奇之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今十年矣。時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一日獨游開元觀。觀北軒有塑真人狀者二。東者左玄真人。乃視左玄之狀。是衡山所遇道士也。又覩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李侯護兵於南海。嘗以二簪飾左右真人之首。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數月矣。今君所獲果是焉。建益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焉。

昔趙公成者。患兩脚不能起。旦夕存心太上法。禮敬道士。太上真人賜公成流明壇柏散一劑。即能起。後得道在鶴鳴山。此乃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

昔有一賢者其妻有疾。遣价迎一道士禳之。道士以事阻不得往。即以被褐付之价。价持褐至家。賢者燒香敬禮。如見道士。忽有一童子至庭。自言道士使我來問病。賢者方致禮延之坐。其妻病即愈。童子語賢者曰。病者已

愈道士無煩復來賢者可送法服還也賢者如其語躬送法服還道士且道神童將命及妻病愈之故道士愕然曰貧道未嘗遣人亦不知君之良配病愈因問童子形貌何似賢者荅言可十五六姿容端正佳麗出入道士歷思弟子中無肖者乃知神人感賢者之誠昭茲靈貺也

昔豫章逆旅梅氏有道僧投止皆不求直常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設齋可借新瓷椀二十事及匕筯君亦宜来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道士將椀渡江去梅翌日詣洞前問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逕甚明淨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童應門問之乃陳師之居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延坐命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之不食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所得椀贈客視之乃金椀也謂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歲人參狗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此後不復見

昔樂法師者不知何代人也案定志經云法師姓樂名淨信居業巨富而夫婦皆欽崇大道每以其資儲供山中道士仍斥僕隸以奉洒掃具帳席

器用菓蔌香藥金珠錦繡寶貝珍玩服飾之物靡不備焉暨夫婦既克終天年而俱列仙籍有子法解者夫婦亦不違先君之貽訓刻意奉道遂罄家業以施其山中道士逮至窘涸乃鬻其二子更以供饋靡懈厥初於是法解夫婦亦終永年率證仙第其二子長曰猊祖次曰猊徹小名阿怒而阿奴齒及齠齔自能書畫啓談操詞常在人表厥後乃共堅修煉勉勵勤行果滿功圓並登仙路此三世六人得道者也

唐彭城劉存希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祗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内署倉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捲天師像捧持而行同伴三十餘人皆為憂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避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時與妻相失已旬日矣

晉鍾嘉字超本許真君之外甥精處奉道得舅之祕要不交人物獨居象牙湖西以道術救接百姓真君上昇日召之授妙道真訣按而行之元康二年十月十五日乘碧霞之輦上昇今有古壇石井故宅號丹陵觀

宋汀州人張從善父喪。修水陸追薦次年母又作水陸同薦父母。既畢

明夜夢父母来曰。昨日好齋事。吾兼此功德。今皆往生西方。特来別汝。從善問曰。兒去年作齋事如何。父曰。不曾得用。其時有一僧来就齋。而齋已罷。汝斥去之。坐此無有功德。昨日汝心甚虔。諸僧求齋者。汝能誠心禮敬不間遠近。功德大矣。從善既覺。追憶其事。且喜且悔。自是益禮敬僧伽。

嘉言

(儒)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孝子為能饗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釋)為亡人作福。如餉遠人。若生人天。增益功德。○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應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福資亡者。得見諸佛。得生天上。○男女命終。造作黄幡。懸著剎上。離八難苦。得生十方淨土。○志誠念清淨蓮花目如來。兼塑畫形像。存亡皆獲報。○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真。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人命終時。得聞鐘磬。增其正念。○若打鍾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

道 凡人命將終時若有正信衆生於其頭邊念玉帝尊號亡者不墮惡報
神昇九天○故正經者上遍三天下徹九泉可以追薦冥爽超度祖玄○
對三寶稱揚爲先亡首過務在精嚴必彰福利○爲先亡父母億劫種親
寫造三十六部尊經拔度神寃其福無量○其人孝道能修十二福功德
必達天曹亡靈永離地獄悟道登真一修像二寫經三齋戒四旛花五香燈六修道場七贖生命八布施九救濟十除心慳十一慈悲捨十二平等○鍊質入仙真遂成金剛體超度三界難地獄五苦解

感應

宋莫道祖池州人也以宣和甲辰秋喪母追慕無已聞太平州田功曹常
以天樞法救人病苦能追攝死寃以詰外況道祖見其靈異遂具狀乞行
拯拔功曹受狀判押燒化命神將即時追攝道祖母氏到壇問曰冥司如
何母對曰若作六六功德幽冥普獲霑恩妾即得超生功曹復問曰何謂
六六答云黃籙大齋道祖泣告曰兒身計未成何緣有力爲大功果母曰
不然但志心專誦道教太上救苦經及太一救苦天尊御號冥司簡奏上
天功即應聲至矣又曰冥司限促不敢久留乃作禮而去道祖即告功曹

求受太上救苦經。及天尊御號。日夜虔誠兼誦各積千遍。具疏焚化。是夜母見夢於道祖曰。汝今不負鞠育之恩。誦經持號。誠格高真。蒙上帝符命。我已得生天。自今無復見汝。汝宜自勉。言訖乘雲冉冉而去。

宋苪興勇略之將也自金人南侵。在荊湖淮漢間。凡經數十戰。未嘗喪師。乞畀祠。朝廷從之。閒居禮佛以樂餘生。如此十年。一夕昏黃時。門首有一二十人。皆舊日受撥者。左右之人皆不見。而苪獨見之。遂出門而問曰。汝何故來此。衆人曰。平生在太尉軍中。倚有威望。得全此生。不料兩三年皆為滯血之鬼。徑來告訴。苪曰。教我如何。衆曰。特求薦拔。苪曰。汝衆且去。待吾理會。苪後建水陸大齋。及九幽章醮。超拔之。旬日後。夜靜獨坐小室。又見在前一二十人皆循墻而下。遂喚家人僮婢於前指示之。未久苪但叫曰。佛來佛來。合掌而化。

宋太學博士莊安常。宣興人。因妻亡於金山設水陸冥會。資薦。夜深事畢。暫寄榻上。夢妻來。冠服新潔。有喜色。脫所著鞋在地。襪而登虛。漸騰入雲表。始沒。驚覺。以白于僧及他人。皆云生天也。

唐吏部侍郎盧從愿父。素不事佛。開元初。選人有暴亡者。以筭未盡。為地下所司放還。既出門。逢一老人著枷。謂選人曰。君已得還。我子從愿今居吏部。若選事未畢。當見之。可為相諭。已由不事佛。今受諸罪。備極苦痛。可速作經像相救。其人既活。於銓司為說之。從愿涕泣。請假寫經。於佛前念誦。以資救拔。後十餘日。其父詣選人辭謝。云。已生人間。可為白兒。言訖不見。

唐吳可久。越人。元和十四年。寓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暴亡。經三載。見夢於吳曰。我為邪見。今作一毒龍。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日當死。願為請僧就彼誦金剛經。冀免他苦。吳夢中不信。叱之。王氏唾其面。驚覺。面已腫痛不可忍。王氏復託夢於可久之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擣塗之。立愈。兄寤。依其言。即愈。詰旦。兄弟同往其地。請僧誦經。以薦拔之。俄有大蛇從塔邊出。舉首徧視。經畢而斃。後夜復夢王氏來謝曰。得誦經相救。吾託生人世矣。可久自此歸信佛法。

宋萬邦佐。簿眉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

不誠僧與庵者皆不嚴潔無益於我但汝每日所焚九天生神章皆於我
功德有餘傍及諸囚汝若更請高明道士看誦及多焚化吾將脫離幽扃
矣邦佐知戒後父托夢曰得汝生神章薦拔之力已托生矣
唐西京宜陽縣劉揖字巨濟年二十七歲家産豐盛嘉祥四年二月初八
日乘馬遊香山寺燒香罷出寺一相者指巨濟言公衣祿豐厚其壽不永
三旬尤宜修福劉揖見言悶悶而歸謂其妻曰吾雖富足壽命不長奈何
相者命我修福何如妻許氏告我家鞏縣臨河倚山寃鬼無數傷害百姓
此王世充與李密戰時陣亡之人不得超生宜乎薦拔此可為之須得有
德行高人仗其威力可救之揖曰往上清宮請太師孫真人何如妻曰善
巨濟詣上清宮謁孫大師臨近二三里遙觀花樹下二三人立馬一疋既
近見紫服乃孫真人也真人曰吾等公多時何來晚矣劉揖驚拜曰真人
何知真人曰予昨日往洛陽買香茶回至柳堤下天色欲晚見數百人皆
號拜告曰我等皆陣亡之鬼無由超度衙劉公欲設齋薦拔望真人慈憫
早命脫生言訖忽然而去今日故遠來接君遂議定清明日設醮畢薦陣

亡孤寃揖告歸至所期之日備車馬取至真人設醮之夕天門上群鶴飛繞壇上是歲洛京風雨均調並無灾祟其醮大達後真人寄書與巨濟言夢中見來謝云與君告天請壽可延三紀巨濟後於洛陽天津橋上見一相者曰公作何福面上有陰德之氣觀公之貌壽可延三紀劉曰別無陰德止做醮救拔孤魂設貧三日而已相者曰救死拔亡其功甚大揖後以才德任洛陽主簿及生五子壽年六十六歲善終

昔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碑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訝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君然慎勿窺吾簿吏既去生潜目架上簽牌曰人間食料簿生潜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遂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敢竊食簿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乃於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路微細隨使而行忽

忽見一婦人。形容顦顇。衣服繿縷。抱一孩子拜於路傍。謂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頃年因產而死。竟未得受生。飢貧尤甚。希君濟以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之。婦曰。所求者楮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踰其閾。為使所推蹪而寤。仁忠既悲喜。問其冥間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將軍。言其碑粟之事。又話見君亡妻。言其形質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覺醬香。今嗜之頗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驗也。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燔紙數千。其婦於夢中。辭謝而去。云今得超生矣。朱果為金吾將軍。顯晦之事。不差毫釐矣。

宋平江虎丘寺沙彌法明。因見水濱多橫亡者。每夜誦金剛經。施食追薦。忽因赴緣。夜歸過危橋。足跌而墮。自覺身如淨雲。中聞雜還之聲。云我等救之。此誦經薦我之沙彌也。及甦而身在岸上。遍身有經幡之輝。因此愈加精嚴修進。功倍於前。後感鬼神致謝云。

宋馬述尹。年十八。隨父肅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有姊嫁常州稅官秉義

郎李樞。毋留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即馬述尹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舟來。欲丐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扣之而信。遂許其請。婢乃不言。即召太平寺僧誦經具饌。寫疏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吾姊薦拔如此。但某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為可惜爾。其母未深信。試呼僧責之。皆慙謝而退。亟更誦焉。

宋朝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餗。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愉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為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為男子。愉覺以告父。後數日其孫百朋。又夢經一官府。衛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縣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遂回入府門。至東廡簾下果見之。言曰。吾於此蕭然無親舊。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縶之苦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既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綠衣人據案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綱承。

議也。百朋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與祖父同年。世契不薄。願毋吝拜。經受之。既坐。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經曰。施縣君與子親歟。曰。新亡祖母。經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泣曰。祖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謦欬。苟得轉為男。存沒皆被厚德矣。經曰。案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經曰。予少俟。嘗試為圖之。於是經出循廡而上。迤邐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歸須誦佛說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經。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寤。盡記其說。餘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訪諸乾明院。果得之。乃月上女以辯才聞道。如來授記轉女身為男。及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餘始歎異。擇僧之賢。及命家人女子。皆齋潔持誦。數至千卷。設冥陽水陸齋以侑之。迨百日餘。夢妻來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之恩。今生於廬州霍家為子矣謝訣而去。

宋臨江軍慧力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為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携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於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宋祝堯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楊子江大風作於金山寺下舟覆妻婢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秩滿東還復留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禱千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少焉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濺漉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衆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拖脚引下喫數口水入水底為綠衣一官人推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初猶笑不言及既昵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因悶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如何從堅拒不可求之屢

矣。一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與香花列布。及詣香案邊聽讀疏
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料君在此。盤旋繞寺不肯返。綠衣苦見促我
故逗留。會罷燭滅。强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廊柱不放。遭毆
打極困。他怕天曉。始捨去。此身墮九泉之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
廣大所致耳。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淄寺之人莫不驚異。綠衣
者蓋水府判官也。

北齊時。有士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愛奴馬。及皆使用
日久。稱人意。吾死以為殉。不然。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
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
所。經一宿。明旦見其亡主。被鎖。以兵守衛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
使奴婢。故遺言與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
奴從屏外窺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乎。對曰。得八斗。官曰。更
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喜色。謂奴曰。
今當為汝白也。又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

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司白官請官放奴即喚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脩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濟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奴遂重生具言之家中果以其設會於是傾家修福練行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為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婿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為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婿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倏然後沒凝之即時供辦會畢凝之一夕夢銓來相謝曰感君厚恩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武帝之時死于洛陽道俗同志為設會于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

合堂驚躍。皆得覩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公則鉢也。有飯盈焉。聲香氣充勃。闔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行分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飢。士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末齋者尚用之。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浩儀者。作聖賢傳云。度亦生西方。

唐開元中。亳州太清宮王師薦父。誦玉皇經萬餘遍。無驗。生懈心。遇老叟授以善本。加誠誦之三日。忽夜半見其父環佩玎璫。仙服下降。言吾因汝誦玉皇經。已享天福。位居仙列。言訖上昇。

宋。僞齊劉豫。同金虜入寇。高宗下詔親征。九月親詣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蚤平北虜。既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于潤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戰歿之人。乞加贈恤。上慼然曰。死於鋒鏑。誠為可憫。即勅直學士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為濟度。是夕有見鬼神來甚衆。有夢戰死者。咸欣然相慶。以為自此得生善道。

唐長安通軌坊劉公信妻陳氏其母因病先卒陳氏忽暴亡見一人引入
地獄備覩諸罪相後見一獄石門忽開母在其中受極重苦母見女曰汝
可為吾寫法華經一部使吾脫免此苦言已門閉陳氏再蘇說之公信即
憑妹婿趙師子寫是經忽有經生持新寫蓮經一部来貿錢趙言幸有此
經可贖之不必寫也劉從之裝束訖授與陳氏陳氏一日設母食供養梵
化是經其夜乃夢曰吾先令汝寫經一部何不為之女曰已為贖一部訖
母曰吾為此經增受重罪獄卒打吾脊破以不合取范家經為已有故女
夢覺惡請人書之既成請僧表懺又夢母曰吾承經薦拔之力已脫冥司
好處安身今来報汝汝當信心好住世間及詢前經果是姓范人寫時龍
朔中也

唐瑯琊王之弘貞觀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軏軏於和川會
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軏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
為常聞語云軏是女婿不合於妻家立靈但以若無所依為置立可也妻
從其請又具說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

耳。軌雖無罪。然必大資福助。合爲軌數設齋供。幷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滿三部。以此功德。資我冥途。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來謝曰。承寫經功德矣。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因云。軌有遺腹之子。巳年四五歲。此子後必仕宦。願善養育。自此以後。不復更來矣。

隋開皇中。有僧慧超。立行卓爾。常誦法華。師有一弟子善緣。年在志學。亦通蓮經三卷。一日病死。超往泰山。梵香。具述來意。未偶。忽發聲曰。師戒行精苦。所問敢不咨白。遂引至府君前。超白曰。弟子今在何處。君曰。善緣在此。未有生處。超曰。欲與相見得否。君即遣使領東行數十步。果得見。因問苦樂如何。弟子曰。但被拘繫。亦無苦樂。念生處未定。願師升濟之。師曰。作何功德。弟子曰。乞造法華經一部。設齋一百員。師既歸。即書經飯僧事訖。復謁府君。君相接如先。師陳所爲。君曰。善緣。師寫經題妙字始成。便生勝處。師曰。生何處。君曰。還生齊郡王武家爲男子。待三歲。可往覓之。超過三年。即往問曰。檀越之子。欲得相見。王氏抵拒。不言有子。師遂具說府君之

言其妻在室語夫曰法師靈感若此可使見之即抱兒出一見師走入懷抱悲泣良久及年長大志願出家還事超師

隋僧行堅不知何許人常修禪觀節操嚴甚因事經游泰山日夕入嶽祠度宵吏曰此無館舍唯有神廡下然而宿此者必暴死堅曰無妨遂為藉藁於廡下堅端坐誦經可一更忽見其神衣冠甚偉向堅合掌堅問曰聞宿此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神曰當死者特至聞弟子聲而自死非殺之也又問之曰世傳泰山治鬼是否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堅曰有兩同學僧已死今在否神問名字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受對師往見之神遣使引入墻院見一人在火中號呼形變不可識而血肉焦臭堅不忍觀即還廡下復與神坐堅曰欲救是僧得否神曰可能為寫法華經必應得免既而與神別明旦廟令視堅不死訝之堅去急報前願寫經裝畢賫而就廟神出如故以事告之神曰師為寫經題目彼已脫去此苦復生人間矣然此處不潔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供養遂與神別

宋僧慧果豫州人幼不茹葷止京師瓦棺寺誦法華諸經嘗於廁中見一

鬼致敬云昔作維那不知法隨墮餓鬼中某嘗有錢三千埋柿樹下法
師慈悲願取之爲植福薦拔師即告衆取錢寫法華經一部後忽夢此鬼
謝曰已得改報大勝前日

唐咸亨二年三月長安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来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
可以利益幽冥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
願師往求之以来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脩設茍釋獄牢敢不知報英尋
義濟果得儀文即以所期之日於山北寺如法脩設次日曛暮向者異人
與十數輩来謝曰弟子秦范雎也指其徒曰此穰侯此白起此王翦此張
儀此陳軫皆秦臣也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
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
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
異國殊故此来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宋沙門僧妙者上黨人也家姓馮氏居于江陵上明村妙遊乞零陵因居
郡治龍華精舍善於蓄聚米至數千斛後數年龍華寺灾焚蕩畧盡妙臨

終以財物付弟子法宗令造講堂僧房法宗立堂畢頗拖延曰未得建房
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甚篤時有道猛比丘隨泉陵令高陽許靜慧在縣
縣即郡治之邑也猛往省法宗之疾入寺數步見一沙門著桃花布裙單
黄小帔行且罵云小子法宗違處分不立僧房費散財物既見道猛如慚
羞狀以帔蒙頭入法宗房猛嘗往來此寺未嘗見此沙門不欲干突之先
見法超道人說所聞見超疑猛或詐妄撿問形狀音氣猛具言之超曰即
法宗之師也亡來數載共歎悵之其夕即靈語使急召法宗法宗既至數
罵甚嚴猶以僧房為言聲音氣調不異平生法宗稽首謝之既畢問和尚
今生何處善惡云何妙曰生處粗可耳但應受小謫二年外乃可得免無
有小抑橫欲詣所司為無袈裟不能得行可急為製也法宗曰袈裟可辦
未審和尚云何得之妙曰汝可請僧設供以袈裟為襯我即得也法宗如
言飯僧襯衣道猛時在會又見僧妙倚於堂戶之外拱立聽經飯襯訖猛
即見袈裟已在妙身矣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大目犍連（佛弟子名）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

哺之恩。即以道眼觀視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飯。便以左手掌鉢。右手摶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佛言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力所柰何。汝雖孝順。聲動天地。天地神祇。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柰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脫。吾今當說救濟之法。令一切難。皆離憂苦。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挺燭。牀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衆僧。當此之日。一切聖衆。或在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樹下經行。或六通自在。教化聲聞緣覺。或十地菩薩大人。權現比丘。在大衆中。皆同一心。受鉢和羅飯。又云鉢和蘭華言自恣食具清淨戒。聖衆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父母現在者福樂百年。若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花光。時佛勅十方衆僧。皆先為施主家呪願。願七世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初受食時。先安在佛前

塔寺中佛前衆僧呪願竟便自受食時目連比丘及大菩薩衆皆大歡喜目連悲啼泣聲釋然除滅爾時目連母即於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目連復白佛言弟子所生母得蒙三寶功德之力衆僧威神之力若未来世一切佛弟子亦應奉盂蘭盆（正云烏藍婆拏華言救倒懸盆即貯食之器）救度現在父母乃至七世父母爲可爾否佛言大善快問我正欲說汝今復問善男子若有比丘比丘尼國王太子大臣宰相三公百官萬民庶人行慈孝者皆應先爲所生現在父母過去七世父母於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飲食安盂蘭盆中施十方自恣僧願使現在父母壽命百年無病無一切苦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苦生人天中福樂無極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憶所生父母爲作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若一切佛弟子應當奉持是法時目連比丘四輩弟子歡喜奉行

昔有婆羅門（華言淨行）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壽終時自相謂言各當吞錢以爲資粮其國俗法死者不埋但著樹下各吞五十金錢身爛錢

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愍之。泫然流涕。傷其慳貪。取為設福請佛及僧。盡
心供辦擊飯佛前。稱名呪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

昔有一羅漢福度衆生。因次教化。遇一女人。字曰光目。設食供養。羅漢問之。欲願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資福救拔。未知我母生處何趣。羅漢愍之。為入定觀。見光目之母墮在惡趣。受極大苦。羅漢問光目言。汝母作何行業。今在惡趣受極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習。唯好食噉魚鼈之屬。所食魚鼈。多食其子。或炒或煮。恣情食噉。計其命數。千萬復倍。尊者慈愍如何哀救。羅漢愍之。為作方便。勸光目。汝可志誠念清淨蓮華目如來。兼塑畫形像。存亡獲報。光目聞已。即捨所愛。畫佛像而供養之。復恭敬心。悲泣瞻禮。忽於夜後。夢見有佛身。金色晃耀。如須彌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曰。汝大慈愍。善能為母發如是大願。吾觀汝母。過是報後。當生無憂國土。壽命不可計。劫後成佛果。廣度人天。數如恒河沙。

昔罽賓國有一長者。本大富。父母亡後。常供養數道人。數年之中。家欲貧困。無復有得為父母作福。念之愁毒。婦與婿言。可於富家傭作。得金以用

布施。遠使父母得福無量。長者言然。於是夫婦同至富家就傭求直。得金施盡。乃復傭作。富家遣夫耕田。婦廚下炊。耕得大石。如似磨蓋。發視見金千鼎。便還覆之。不復還食。富家遣婦餉夫。夫便擔金自歸其家。明日稱金還了富家。夫婦返舍。復為七世父母布施用之終身不盡。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波斯匿王後宮婇女名曰善愛。年在老邁。極大慳貪。不好惠施。時大目連欲化彼故。著衣持鉢。以神通力。從地涌出。往老母前。從其乞食。老母瞋恚不肯布施。飯食已訖。有一殘果。及洗器水。臭而不飲。爾時目連即從乞索。老母瞋恚尋即持與。目連得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時彼老母見是變已。心懷信敬。歸誠懺悔。即於其夜便取命終。生曠野中。在一樹下。食果飲水。以自存活。致經數時。波斯匿王。將諸群臣遊獵射戲。馳逐群鹿。渴乏欲死。遙見彼樹。希望有水。馳奔趣向。去樹不遠。有火焰起。遮不聽近。但遙見人。坐其樹下。王即遙問。汝是何人。在此樹下。彼即答言。我是波斯匿王後宮婇女。年在朽邁。名曰善愛。不好惠施。命終生此。惟願大王。慈哀憐愍。為我設供。請佛及僧。使我脫此弊惡

之身。王即問言。為汝設福。可得知否。彼人答言。設福必得。王自當見。爾時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勑諸兵衆。相去百步。安置一人。令聲相承。還歸城內。為其設供。請佛及僧。若彼得福。使諸兵衆。各各承聲。須臾聞我。令知虛實。尋即為設。請佛及僧。呪願已竟。彼樹下人。百味飲食。自然在前。時波斯匿王。以知為實。即於佛前。深生信敬。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唐赫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悰領軍於邊上。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揔不知。寵時為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前有道士楊景通結廬脩竹間。三百餘歲。寵醉歇廬前。謂景通曰。吾饑。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逡巡有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來景通。謂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悰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寃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

汝何故更毀真人。令吾展轉罪重。寃甸匐悲哀。懺悔謝過。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逡巡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寃魂皆已托生人世。

蜀主孟昶。往祈青城山。見女真麻姑致齋壇側。時有獻美女張氏者。遂納之。名曰麗華。同處于丈人觀。忽一夕。迅雷掣電。暴雨猛風。掀拔屋宇。騰空散落。張氏遂殞命。乃葬山下。後數十年。上元節丈人觀道士李若冲夜歸憩於山前。忽竹陰有一女子。號泣而出。詣若冲前賦詩云。獨卧經秋隴縣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損翠鈿。言訖復泣而退。若冲還觀。見丈人殿上有衣冠朱履之士。皆面北乞如有奏對。殿下廊廡間。列諸罪人。見獄卒引一女子。繫於鐵柱杖之。號叫痛楚。徐察之。乃山前逢之者。俄頃善神以笏指若冲曰。今夕上元天官泊五嶽丈人。校勘生死罪目。不宜久立。若冲乃潛避。遂是具白其師唐洞卿。唐曰。汝知之乎。此乃

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褻瀆上真，致獲斯罪。既以詩告汝，汝當救之。曰：何法可救。曰：但轉九天生神章十卷，奏金籙白簡，可免此苦，即自托生。偶遇臨邛牧田魯儔設黃籙，若沖遂置簡書與疏，轉經十過，投仗醮所，因而救度。誦至九卷，適丁焚簡之時，若沖即回向而爇之。明日，張氏所瘞之地有沙字四句云：符吏匆匆和夜催，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過經。若沖諦觀太上垂教，憫諸衆生，故立救拔之門，以濟生死之路。欲超度先亡者，當崇此教也。

唐開元二十六年，成都張益為長史，自少克孝，因失怙恃，哀毀過禮，遂舍家入山，誦玉皇本行集經，祈薦父母，以報養育劬勞之恩，冀生極樂之處。日夕持經不絕，旦夕懇禱，念念不已。如是六年，殊無顯驗，遂疑經典無功，欲生退心。忽於庵側遇一老翁，儀容奇異，語張益云：非是經典無靈驗，亦非君不盡心，此乃去聖時遠，翻寫差錯，經文脫略，遂失其徵。老人即以杖指庵中經云：取來，老夫驗之也。益乃取跪而授之。翁開卷誦之，曰：果誤矣。遂取筆改正。改畢，忽失翁之所在，止見有一經集在石上，開之卷軸不動。

乃新經一卷也。益望空頂禮。方知聖賢變化。倍加虔誠。專心奉持。得七日亡父母忽來謂益曰。墮在地獄。備受衆苦。承汝精神福力。近得生天。今現故身。表功德爾。乃自天宮來。言訖。幢蓋自空接引而上。

宋元祐七年。相州范煇妻梁氏。六月內以疾亡。其夫專為持誦本行經。并玉皇大天帝聖號。極甚精勤。終月不輟。忽一日夢其身飛昇上過天門。見綵霞満空。異香襲人。瑤林寶樹。森列無數。清風徧觸。皆作玲瓏之聲。已覺非凡。又見宮殿星列。廡下設一虛榻。上題云。此梁氏之靈。范悟是其妻。因左右顧。忽一綵衣童子傍立。范問之曰。梁氏何由致此。其人安在。侍童曰。梁氏致此。乃因君為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及念玉皇大天帝聖號之力。今得快樂。已遷天仙矣。范感其言。益生敬仰。又見其傍有紙錢灰爐并紙卷極多。或留在案上。或如紙灰飛下者。又問侍童。侍童曰。此乃人間功德疏。但其念誦至誠。染寫真謹者。乃留。不然擲去。范愈生信心。俄然而覺。即是年七月十四日也。

隋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姓宋氏。洺州人也。勤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

持律皆曉不替。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鍾依時。僧徒無擾。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齋戒不持。令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今月初。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鍾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令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疋。早奉與之。并陳吾意。妻遂驚寤。恠夢所由。與人共說。初未之信。尋而重夢。後經十日。凶告奄至。恰與夢同。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闔寺僧咸問興曰。何緣鳴鍾。乃感斯應。興曰。餘無他術。見法藏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鳴鍾得停。敬遵此事。輒力行之。不以為苦。兼鳴鍾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扣。將欲長打。必先致敬。願惡趣聞鍾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期微誠。遂能遠感。咸曰善哉。

宋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也。曇遠年十八。丁父憂。哀毀過甚。號踴之外。請僧法含為佛事。薦拔父靈。其夕轉經畢。衆僧已眠。曇遠忽見佛身自西方而至。黃金色相。光焰丈餘。幡花繽紛。充滿虛空。其父亦在其中。

呼曇遠曰。吾得佛力。已登西方極樂世界矣。曇遠稽首百拜。忽然不見。惟
宅中芬馨數日。

宋。龍圖閣待制楊琰。和王存中之子也。至孝。既喪考妣。著存不忘于心。乾道七年三月十三日夜。夢見父和王與母夫人偕。龍圖夢中省記考妣已棄諸孫。恐亟去。懇留十日之款。和王許之。龍圖再拜勸酒。委曲如生之禮。龍圖泣。和王及夫人亦泣。龍圖禀考和王。尋常所修功德。燒獻錢馬人物用得否。和王曰。用得。再問釋道功果孰勝。和王云。一同。但舉手翻覆。龍圖又問世間經文孰勝。和王荅云。陰府深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汝若為吾印施一千卷。最為第一。龍圖意謂欲冥用。即對云。容造以獻。和王曰可。時已暮矣。頃之有一急足從水中行來報。酉時有金字牌過楚州。龍圖再問大人今在何處。和王云。吾管地部。方眷戀間。忽然夢覺。不勝悲感。淚流枕席。遂念和王英爽不昧。神色如生。蓋和王為宋大將。歷百戰。戡定禍亂。大功不一。受降不殺。全活甚衆。入處殿陛垂四十年。未嘗妄刑一人。忠孝明恕。宜得功德之助。有所主案。且晤人間所修功德。看誦金剛經文所焚獻

者墮府皆得用之又知善惡報應冥陽一趣無間彼此亦足以勸世之爲善者也龍圖後於釋迦世尊降生之日就資福禪寺修設天地冥陽水陸大齋一會及齋僧若干如法修禮金光明三德妙懺一七晝夜命僧衆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藏資二親冥福也後又夢二親語龍圖曰吾兒純孝近所作者吾皆得之矣

嘉言

(儒)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仁民而愛物○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天地之德莫大於好生萬物之情莫甚於愛生

(釋)仁慈利物安隱衆生○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恕己愍彼以慎傷暴○若能調心慈悲愍物隨所施行皆成大善○慈悲之道救拔爲先○寧當殺身破眼目不忍行殺食衆生○仁無亂志慈愍最可行愍傷衆生其福無量○大悲之化救苦爲端弘誓之心濟生爲本○好積諸德慈愍衆生不害衆生是爲梵行○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

也。聖人所以欲生而惡殺。○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不侵害人。損身濟物。不自惜已。忍辱仁和。○常行放生。生生受生

(道)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制殺生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伐。非逆人者勿殺。○昆蟲草木。猶不可傷。○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含血之類。有急投人。能為開度。濟其死厄。見世康彊。不遭橫惡。○度諸蠢動。一切衆生。咸使成就。無有夭傷。見世興盛。不履衆橫。○常行慈心。愍濟一切。放生度死。其功甚重。○救濟萬物。世世受祿。○一切諸衆生。貪生悉懼死。我命即他命。慎勿輕於彼。○所居快樂。無災厄者。從放生救物。不害衆生中來。○濟度鳥獸蠢動含靈。施捨財物。普救饑寒。功德最為第一。

感應

漢武帝鑿昆明池。習水戰。池通白鹿原。人釣魚于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戲于池。見大魚啣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而放之。帝後得明珠。蓋魚之報也。

漢楚元王出獵。群鹿趨山背。王引兵逐之。鹿陷大谷。四向壁立。中止有一

鳥道王以兵塞之詰朝欲盡其類既曉兵合有一巨鹿突圍至王前跪請曰我鹿首也為王見逐逆死無地然古者不掩群故仁及走獸鹿與人雖異其愛惜命則一吾願日輸一鹿使王庖不虛吾類亦得蕃息何如王乃擲弓曰汝鹿王也汝愛鹿何異吾愛民乃下令殺鹿者與殺人罪同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奔吳軍若萬馬聲吳軍驚遁鹿王因見楚王叙其報恩曲折楚王愧感於是為鹿王立廟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寳戍邾城令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季龍之敗赴江者莫不沉溺獨毛寳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所放白龜既得至東岸龜乃回顧而去

晉孔愉嘗至吳興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而放之至中流回顧視愉數四及愉封餘干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感應如此愉悟乃取佩焉

晉晉陽守宗炳林得十頭龜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皂

布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来謝。

晉。桓邈為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及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来謝而去。

宋。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来。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俱白服。便出與語。乃謂樞曰。久欲奉謁。今會良時。樞曰。卿自鄂来。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士。況復飲宴。且欲奉陪。幸無間也。樞覺其容止有異。且疑非常。更不敢啓。遂與同宴。夜闌。此二人俱醉於飲處。便卧。樞甚異之。左右人皆相目。不敢言。以被覆之。及明尚寢。因舉被。見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樞不敢殺。乃舁致江中。是夕夢二人衣白衣。各持一珠。放樞卧前。不語而去。及曉。枕邊得二珠。各徑寸。乃二白魚之報也。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来。伏喜夫奴枕角。奴憫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

青囊內有珠三斤許留著奴床前啾啾如欲語狀盡以為謝也

梁中山劉洽天監三年為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洛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為弊劉為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遷秣陵令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二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者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筭

晉崔放字子游清河人永嘉二十七年寓公安嘗因食鱠而病秋初臨湖上山亭與女子同玩秋荷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際有人語曰賢疾為嘗食鱠不食則壽長放以左右無人遂起臨檻忽見檻下有一大龜又語如前言訖入水放遂終身不食水族後放為江陵令年九十餘卒

陳宣帝時揚州嚴泰欲往襄州看親一馬一僕前詣襄陽時正深秋對景自吟曰誰道江南景物佳岸邊常有四時花竹籬茅舍溪光淺無是西湖賣酒家下馬沽酒獨酌忽一人至揖泰曰烏壽之使我來見遺難知君仁慈必能提挈見在江左待君泰久思從來不識問來者公何人曰我乃元

深遂與深相從至江上。悄然不見一人。乃問元深烏壽之安在。元深用手指江上小舟曰。壽之在此。回首。元深已不見。小舟將近。泰問烏壽之在此。漁人曰無。遂歌曰。遠望扁舟一葉来。襄江兩岸百花開。好抛生計承槎去。尤恐區區無取財。泰曰。此小舟何幹。舟入曰。此捕魚舟。泰曰。得魚何在。漁人曰。今日不得魚。只網得龜。泰請看之。漁人於絡袋中取出。果見龜五十餘箇。於内有一大龜。泰酬價買之。令僕人引漁人入府陳員外所。支錢五十貫訖。遂令漁人盡傾入江中。泰次日到陳宅。是夜閣中秉燭獨坐。作詩曰。可嘆秋宵更漏長。無人獨對篆烟香。欲眠耳畔寒蛩碎。端的心寬也斷腸。忽聞閣外有人作歌曰。遠涉波瀾到此間。報聞刀布已先還。待傾驚力終身謝。爭奈君恩重若山。歌畢。呼嚴公云。壽之特来報謝。泰開戶。見元深引一人来座前拜跪致謝不已。泰曰。公年高何必如此。此人云。某乃壽之也。因言前日所廢錢鈔。令諸子拜送到。又與公請延壽筭。言畢。二人辭而去。泰如夢寐。至来日。府中見漁者告泰云。前日龜價錢。盡沉江中。泰笑曰。不義之財也。遂辭親戚歸。比到家百里。父来遠接。泰拜父。父問曰。數日前

四更以来。有皂衣五十餘人。各携錢一兩。言汝兒江上被人取了。我父就舩中番舟而奪之。令我等不遠千里送来。留下錢而去。其錢尚濕。我與汝毋以汝性命為憂。秦方省曰。信知壽之言。前日所廢錢鈔。令諸子送訖。蓋烏衣者。乃小龜也。元深黿也。壽之。大龜也。夫水族受恩。猶能報謝。而況於人乎。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置於橋上。呼呷餘喘。須臾將死。群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愍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既一不可脫衣為質。乃以所乘蹇易之。既獲。遂放於河中。徒行而去。時有葫蘆先生。不知何所從来。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葫蘆先生倒屣迎門。忻然謂丹曰。翹望數日。何来晚也。丹曰。此来求謁先生。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丹思良久不能得。因曰。先生誤矣。但為決窮通。先生曰。我焉知君之福壽。元公即吾師也。往當自詳之。遂相與策杖至通利坊幽巷內。見一小門。葫蘆先生即扣之。食頃。有應門者

開門延入。行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極妍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出。稱曰元濬之。向韋盡禮先拜。韋驚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録。實所未喻。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為君所生。恩德如天。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為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效耳。韋乃矍然。知其龜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留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與韋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録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葫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千文。以充韋君致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葫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韋賴以濟。其文書具云。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授咸陽尉。又某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常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日月無所差異。洪州使廳前有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

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韋在位矣一旦樹忽生花韋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韋遇元長史也頗恠異之後每過東路即於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葫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變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安有中橋之患先生曰此難困厄凡人與聖人神龍與螻蟻皆不免也又何異焉

唐大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榮達常以醫卜自適居于東洛萬安山南以琴罇自怡居之側有獵人常以網取狐兔為業坤性仁恒贖放之如此活者數百坤舊有莊質於嵩嶺菩提寺坤持價贖之其知莊僧惠沼行兇常於闃處鑿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觀其變化乃飲坤大醉投井中以磑石掩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飢茹黃精而已如此數日夜忽有人於井口呼坤姓名謂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於塚上因從竅中窺天漢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盻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躡空駕雲登天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盻玄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

矣坤曰汝何據耶狐曰君不聞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出於磑孔中遂見僧大駭視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事坤告曰但於中餌黃精一月身輕如神自能飛出竅所不礙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墜下約一月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餘來窺僧已斃於井中矣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夭桃詣坤云是富家女誤出失蹤不可復返願持箕箒坤見之妖麗冶容至于篇什筆札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後坤應制挈夭桃至京至盤豆館夭桃不樂取筆題竹簡為詩一首曰鉛華久御向人間欲捨鉛華更慘顏縱有青丘今夜月無因重照舊雲鬟吟諷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執良犬將獻于裴度入館犬見夭桃怒目掣鎖連步上階夭桃亦化為狐跳上犬首抉其目犬驚騰號出館望荊山而竄坤大駭逐之行數里犬已斃狐亦不知所之坤惆悵嘆息盡日不能前進及夜有老人挈美醞詣坤云是舊相識既飲坤終不能達相識之由老人飲罷長揖而去云報君亦足矣吾孫亦無恙遂不見坤方悟狐也後遂絕

唐李元於吳江岸見小赤蛇長不滿尺為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之放於茂草中明年再經長橋有進士諸浚謁見曰浚居橋尾數百步大人遣奉召幸恕坐邀遂同至一山樓殿寶飾侍衛甚嚴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坐曰小兒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活此微命顧浚令再拜乃命置酒水陸交錯曰吾乃南海之鱗有功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有愛女小字雲姐今欲贈子子納之當得其助元乃別去後赴禮闈明日當試雲姐豫告以所試題目元頗留意暨入試果得大捷薦名登科雲姐告辭曰奉王命不敢久留作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水國魚邦省二親莫為初婚又相別都將舊愛與新人時元新娶故也

宋東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淩川縣縣素荒寂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蕭索為苦會將嫁妹郡官寄餉鷄子三十枚食其七而留其餘掛於堂內梁上已而妹婿至庖妾請供晨飧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著裙帔而跛足旦起顙面妾持叉取所掛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捨之遍求牝鷄於同官分抱焉皆一一成鷄唯一雌鷄

病脚董自是不殺生

僞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於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貫弘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貨之足以奉償弘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

宋番城西南數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餘家皆以漁釣自給有屈師者買得他處魚塘至冬築小堰于外盡放塘水欲竭澤取魚見兩大黑鯉越出堰外復乘水跳入如是者至再三竊異焉迹其所為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能出故雌雄往來且啣且從穿其身之陷死地而不恤也屈生慨然太息乃決其堰悉出之棄役而歸後數年病死入冥陰官語之曰汝漁者以網罟為業而有好生之心其用意非他人比延汝壽一紀歸語世人勿殘天物也蓋死一夕而復生

宋洪慶善妻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裸體臞瘠前後

各以一瓦自薇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薇形必瓦隴也夢中能記其數取視之已為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次夕復夢丐者拜謝庭下而去

宋汪丞相廷俊宣和中為將作少監時與鄭深道資之為同僚一日坐局汪得六鮮鯉將鱠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立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公一言干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公只一言之鄭許諾既寤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誒鱠豈為是耶遂放之鄭至夕寐又夢六人來謝旨此遂不食魚

宋富商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物命乃可獲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有云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圖之序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

宋葉三解元有饋大鱉者投之水數日又進葉熟視之即前日所放之鱉

遂於䑐下剌一佛字。放在濟川橋下。壬子歲。父子同赴鄉舉。洪水驟漲。舟至金水灘幾覆。須臾復正。若有物扶其舟。及至安流。鼈現佛字。始知即所放者。是夜夢一皂衣嫗曰。爾子璿今秋領鄉舉。是年果然。

宋程原常。婺源人。與妻嗜食園魚。令婢梅香主烹飪。每滋味不適口。即撻之。嘗得一大者長尺餘。方操刀欲殺。覩其伸縮顫悸。為之不忍。指而與言曰。我尋常烹煮。必遭杖責。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舍後汙池中。池廣。水亦未嘗竭。程夫婦以鼈肥大。且滿意飫餐之。既失之。怒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躁昏憒。家人知其不可療。舁入池上茅亭。以待命終。明日天曉。有扣宅後門扉者。謂為鬼物。叱去之。乃言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乞令歸家。啟闔信然。問其故。對曰。半夜後髣髴見一黑物。將濕泥草遍罨我身。環繞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苦。始知獨在亭上。程氏未以為然。迨暮。復使假作如昨日偃臥。而密伺察之。見巨鼈自池啣水藻浮萍。徧覆其體。程不省其故。婢乃詳述放鼈之由。云。今比昔日其大倍加。視尾後穿竅猶存。於是竭池取之。送諸深潭。程遂

舉家戒不食。嘗有名醫云。熱證之極。卒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浸衣裳互熨之為妙。不謂水族細類。亦能如此。蓋陰德所致也。

宋。井陘何縣尉。天資仁慈。每出見捕雀者。必毀其具。逐其人。見活雀。必買而放之。嘗戒其人使易業。如是者三年。代期將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上司督捕急迫。不能獲。忽有群雀數百飛迎馬首。何深異之。既而雀群飛鳴路傍百步外草舍上。何遣卒搜屋下。果有七人醉卧未醒。及有贓仗在傍。擒之。乃真盜也。遂解于官。何尉美解。竟受捕盜賞秩。古有啣環之報。信矣哉。

宋。王夢龍知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雛。王方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非探巢之卒。啣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還其雛。鷹乃引群鷹飛鳴旋繞於廳上。若告謝之意而去。

宋。蜀郡舉人張洸。雍熙丙戌歲。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溪下。夜泊。忽夢二人。容貌端嚴。白衣華煥。於洸前俯伏求救。洸覺。唯聞船棧下跳躑之

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洗遂取魚棄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人衣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筭也當延君筭耳洗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記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而卒

宋恩州李景文惡殺好生凡有賣魚蝦螺蚌之屬盡買而放之池景文嘗服丹砂喉吻生煙眼鼻出火皮膚如裂煩躁欲死投浸池中螺蚌遍體如吮噏然須臾平復池水為熱螺蚌十數斛紛紜登陸舁於江人謂其好生之報也

宋景定癸亥荆門軍黄烋子赴京學病亟報其子至未至十數里宿田舍繼有扣門投宿者與黄各通姓名談論古今亹亹可聽因問黄來故曰尊君得非黄烋子耶黄曰然何故相識其人曰予死尊君實生之近聞其病乃因多食魚生胸中積冷誤食涼藥今但服薑附湯可愈今幸相遇予可毋行言訖不見黄到京乃知其父因上膈熱多服涼藥與冷積相併遂服薑附取效焉烋子未嘗活人但同齋曾獲一龜將脫其殼黄憐而縱之蓋

其報也。

唐劉彥回其父為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有以一大龜為獻者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日復同送于坑所父歿彥回為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惶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似欲引路從龜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復夢大龜曰昔在銀坑嘗蒙先使君救脫之惠今故奉報昔應世真人曰一切蠉飛蠢動皆不可殺龜此二物尤不可殺若輒殺之或至殺有靈者其陰精定能害人是以識者常加救護必獲其報。

宋宋郊宋祁方丱角同肄業大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壓邸僧執大宋手驚曰公風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二宋私相語曰妄

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宋京師有一酒匠，每日見酒及水內浸死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生則放焉。如此數年，所活者甚多。一日偶被罪當死，官欲行刑，府官執筆書判，有一蠅抱筆頭，不得書，逐去之，再點筆，復如是，初以為偶然，至三四次，官疑有冤抑，乃再閱審問，未決間，忽遇大赦，得免罪而還。夫蠅至微之蟲，何識而致是，不過造物者用之以報酒匠之善心爾。

宋噲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為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啣明珠來謝。鬻數萬緡，參家遂致富。

晉李沖元好食鱔，嘗夢一嫗衩皂衣，告曰：我腹中有五千子，我死子亦死矣。儻能生之，獲福無量。沖元意其鱔也，遂捨之，誓不再殺。後夢此嫗來謝，家由此益裕。

宋張提刑狀獻，嘗與妻戮力就屠家買物命放生，日有定數，十餘年後其

妻死張於密室修疏以平日所放物命追福手自焚之人無知者至大祥作黃籙齋道士拜章羅言宜人別無過又得所放物命功德疏功德最大已超生天界矣始大驚悟遂勵志不衰

宋蔡君謨未仕時每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曰來日當被害願公貸命蔡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於廚中有黃鶉數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老人曰感公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後蔡果顯貴于時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啣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

晉李奚子東平太守李忠祖母本一山嫗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嫗濟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賜吟度亡後得道居華陽洞宮

後魏裴安祖閒居養志不出城邑嘗於天熱時舍大樹下有鷙鳥逐雉雉

急捉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憫焉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昔有大樹仙者居殑伽河（即恒河也）側棲神入定積年之久形如槁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樹名）果於其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一夕忽從定起欲去其樹又恐鳥驚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訖乃起天美其德賜號大樹仙

陳嚴恭者黃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之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鄂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鄂州四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黿將詣市賣之恭念黿當死因請贖之謂黿主曰我正有三萬錢願以贖之黿主喜曰請以相售恭遂盡買放之江中唯空船詣鄂州其黿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日晡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三萬付恭父母曰公兒在鄂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以為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因留客為設食明日客辭去後月餘恭還家父

毋大喜而問附錢之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其月日。乃贖黿之日。於是知客乃黿也。父子驚嘆。

隋智者法師以身衣勸人贖簄（音扈。取魚箔也。）一所為放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翊。請講光明經。漁者聞法皆好生去殺。舍江溪簄梁三十六所。三百餘里俱成法池。翊後還都。坐事被繫。臨當伏法。遙禱智者。垂救。夜夢群魚巨億吐沫相濡。明旦有詔特原翊罪。

唐魏郡馬嘉運性不嗜殺。在蜀之日。見人將竭池取魚。嘉運時為人講書。得絹數十疋。因盡買魚放之。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控馬一疋。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見此。不恠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即於樹下上馬去。其屍倒臥於地。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在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否。昔張總管家。某曾相見。總管無狀。非禮殺我。我訴於天曹。已三年。為王天

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令乃得俾官已追之矣不久將至矣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且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之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章也延嘉運坐曰此府記室官鈌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為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為官得免幸甚章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已起引嘉運入見廳事有一人坐肥短黑色呼嘉運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為記室耳能為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此任公曰識霍章否答曰識之因使召章問嘉運才術章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可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章與之別云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馬作浮圖汝那賣馬自費速如我教造浮圖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為誰章曰公瑾鄉人王五戒死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澁道命由此路歸下澁道如跌而寤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

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為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自二人亡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忽若見官府狀。驚怖逃走。頃之乃定。同侶問之。答曰。向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子良訴君。霍司刑為君被誚讓。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後太宗使岑文本問其事。文本錄以奏。嘉運終於國子博士云。

唐荊南俞一郎。專好放生。及塑佛像。後因病。見二鬼追之。前路多有飛禽走獸迎接。又遇千餘僧引至一所殿上。有王者坐。二判官持文簿侍側。王者命檢簿有何善業。判官云。此人有贖放物命之功。所放者已受人身三千餘。合增壽二紀。命青衣童子送回復活。右手掌上有朱字數行。隱隱不能辨。蓋批判語也。

唐僧善信大師。學於馬祖。悟佛法大意。後往五臺。修無礙供。久之見老父謂曰。師之大緣。當在隨洪。師依教至大洪山。適居人以牲物禱雨于山之龍池。師止之曰。勿殺是牲。吾當為汝禱。乃登山宴坐。甘雨霑然。後忽以利刀斷左右足。置几上。白乳流涌。脫然坐化。

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浦中。李他往。忽見舩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于岸。俄聞萬魚俱跳躍有念佛聲。劉大恐。於是盡投魚于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汝魚直。

宋。錢塘壽禪師者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鬻魚蝦輒買放之。以是破家。一日坐累當死。吳越王遊于江上。夢老人引魚蝦數萬至。云此皆稅務官所放者。願王免其辜。王寤。憐而釋之。乃捨身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死入生法。得向死地走一遭。抵三千年脩行。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一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飼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迎汝。可上我背。與汝俱升天。歲餘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於是舉家皆升天云。

元。鄴城官講所有二僧同居。一僧苦於鼠。以大小二桶裝照鏡撲鼠。機發

鼠受撲。僧急去搉乃水欲渰殺之。同居僧不忍潛揭桶縱之去。明日撲鼠僧他出。是夕僧獨宿。聞群鼠喧聒異常。僧厭之。云我他夕縱汝。汝反聒我。及早起於榻前得青條一事。心甚疑焉。數日後僧以條束腰。鄰僧見之指云。此是吾物。嘗失之卧內。公奚得。僧陳所以。始知是夕鼠集黨竊鄰僧條以報德。故喧聒耳。

唐眉州通義縣楊寵。有女名正見。幼而聰悟。既笄。父母聘與同郡王生。一旦舅姑使為鱠。正見憐魚生在盆中。不忍殺。請于舅姑而放之。一日正見迷入山中。有女冠在焉。知其有好生之心。留止山舍。常使汲澗泉已數年矣。每於水次見一兒潔白可喜。才及歲餘。一旦抱歸。兒已殭矣。視之乃茯苓也。因潔以蒸之。女冠出山。正見聞其香。因就甑取食之。自是容貌光彩射人。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昇天。

宋諸暨縣令潘華。依普賢懺法。不令人捕江湖內魚。是年奉詔還闕。夜夢江湖中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衆不免烹矣。華異之。作夢魚記。以囑後來宰邑者。

宋荊南府左班殿直孫良嗣一生處委真武常獲神貺因見俗輩多殺物命每自思惟皆是輪迴何忍為之常於市肆買飛禽魚鱉之類放之經十五年良嗣自然達性悟理凡有作為多有奇感人皆號曰孫先生忽一日無病而卒卜塋荊積山南開壙有衆鳥啣泥裝壘土膝地穴出水化生魚鱉地生芝蓋下擲時有五色祥雲罩蔭四向壙前有一小竅現出龜蛇盤旋喜躍其靈應如此

昔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嘗釣魚于漢水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春石肺水而服之三年白龍来迎遂仙去

昔同州司馬裴沆嘗侍從叔自洛往鄭州在路日晚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下見一病鶴翅閃上瘡壞無毛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裴曰少年閣此病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即能飛裴曰請刺此臂血老人笑曰須三世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可裴欣然而返至洛訪葫蘆生陳其事生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滴乳下淌

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信士。乃以血塗鶴。復邀裴至所居。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至一莊。與裴養生之要。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玉龕曰。此中有少漿。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中有漿白色。飲之不饑渴。漿味如杏酪。裴請為奴。老人曰。君有微祿。縱住亦不能終其志賢然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今有一信憑君傳達。因褁一幞物大如盌。戒無竊開。裴還。中路將開之。幞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然得信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後因遊王屋。不知所終。裴壽九十七而卒。

宋吉州隆慶長老了達言。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參數人。約往他郡行脚。取笠欲治裝。見笠內有鼠窠。實以碎絹絲。新生鼠未開眼者五枚。啾啾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潔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衆。以其茶為供而行。自是所至不蓄猫。鼠亦不害。

宋平陽邑淨明院有闍梨有元者。愛惜物命。嘗作勸放生文。鏤于板。邑人

為之戕殺。一夕。元忽夢與百餘人俱立庭下。皆云當就極刑。元甚恐。念平生無惡。何乃至是。覺猶不樂。因出戶外。見有挈筠籃鬻小蟹者。因買放之。其數果百餘。元乃悟。後竟坐化。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四